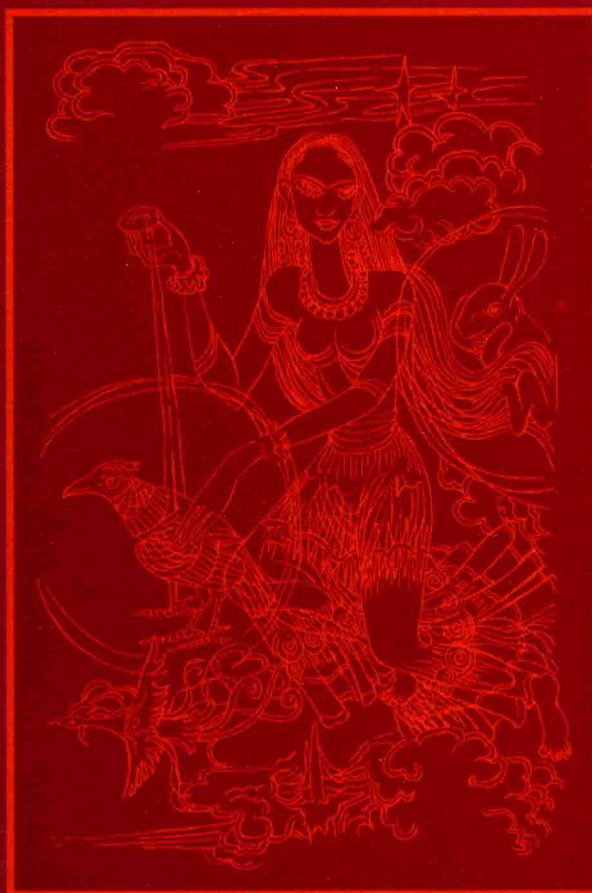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贵州民族
文化文库

巴
彝



西南彝志 廿甲卅旬

第一辑

王继超
瞿瑟

主编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民族出版社



贵州民族
文化文库

古籍

西南彝志 廿甲卅四

第一辑

王继超 瞿瑟 主编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南彝志. 第一辑: 彝汉对照 / 王继超, 瞿瑟主编.
-- 贵阳: 贵州民族出版社, 2019. 1
ISBN 978 - 7 - 5412 - 2386 - 0

I. ①西… II. ①王… ②瞿… III. ①彝族 - 民族志
- 西南地区 - 彝、汉 IV. ①K281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0967 号

西南彝志 (第一辑)

王继超 瞿瑟 主编

出版发行	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民族出版社
地 址	贵州省贵阳市会展东路贵州出版集团大楼
邮 编	550081
印 刷	贵阳德堡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字 数	500 千字
印 张	44.75
版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12 - 2386 - 0
定 价	360.00 元

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

编委会名单

编委主任：王丽佳

编委副主任：禄亚权 刘田向 沈 允 王天军

主 编：王继超 瞿 瑟

翻 译：王运权 王仕举

策 划：张超美

审 稿：禄文斌 张和平 李平凡 王丽佳

禄亚权 张超美 王继超 陈光明

黄彩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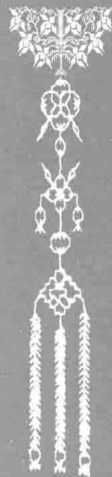


序

巍峨峻峭的乌蒙山,气势雄伟磅礴,耸立在滇黔毗邻的云贵高原上。千百年来岁月沧桑,乌蒙山区一直是彝族人民世代生息繁衍之地,又是孕育发展彝族古代文明的摇篮。至今古老的彝族文字仍在流传使用,用彝文书写的金石碑刻琳琅满目,文献典籍卷帙浩繁。《西南彝志》就是众多彝文典籍中的一部,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西南彝族的历史。

《西南彝志》原名《哎哺啥额》(音译)。彝族先民认为,由于啥额(清浊气)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,产生哎哺(一种物质元素)。又由于哎哺自身的不断发展变化,形成天地,产生万物。书中写道:“上古天未产,哎哺未生时,清浊气先产生。”又写道:“上古天未产生,地未产生时,先有苍天哎,先有大地哺,哎聚牢成天,成为天的根;哺聚固成地,成为地的蒂。”

由清浊二气发展变化产生哎哺,哎哺产生万物的观点,是彝族先民哲学的基本观点,也是全书的核心理论。本书内容涉及广泛,但仍把全书彝名定为《哎哺啥额》,道理就在于此。哎哺是一种物质元素。由物质元素构成宇宙万物的宇宙观,较之上帝创造万物的观点,自有其科学性。这种观点即使称不上是朴素的唯物主义,也可以算是唯物主义的胚胎吧!





书中写道：“熏熏清气，沉沉浊气，它俩相结合，像一阵阵风，像团团热气，接着又变化。”还写道：“阳上升，阴下降，线样缠绕，雨样绵延，它俩又结合，产生有命会动的……”清与浊、哎与哺、阴与阳、尼与能、且与舍，这些统一物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，而两个对立又相互联系，互相结合，产生了新的变化。这种发展变化的观点，纵贯全书，随处可见。彝族先民认为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着，因此，新的事物不断出现而发展变化。这种观点如与汉代大儒董仲舒所说的“道之大，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观点相比较，进步保守之分，泾渭不言自明。

毛泽东同志在《矛盾论》中写道：“辩证法的宇宙观，不论在中国，在欧洲，在古代就产生了，但是古代的辩证法，带着自发的朴素性质。”彝族先民的这种辩证的宇宙观，至少也是这种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。

该书在叙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状况时，说先是人兽同居，后来人类发明了火，驱散了野兽，开始吃熟食。起初人类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，妇女给众人治病，率领众人进行生产活动。后来出现了私有制，出现了战争，出现了奴隶等等。这些叙述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，它客观地描述了人类由漫长的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发展的轨迹，是研究古代彝族社会发展变化极为可贵的彝文资料。

在叙述彝族先民的诞生、发展、迁徙时，该书从哎生希慕遮，哺生希堵佐开始，延续了360代世系，到笃慕之世的洪水泛滥时期。笃慕是在洪水泛滥后由蜀入滇的，迁居乌蒙山区腹地的东川（今云南省会泽县境内）乐尼

白。他的六房儿子分别发展成为武、乍、糯、恒、布、默六大氏族,即“六祖”。他们以乌蒙山区为中心地带,向四方分别迁徙发展,成为遍布今滇东北、滇中、滇南、滇西、黔西北、黔西南、黔中、黔南、川西南、川南以及广西隆林等地彝族之祖,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各自创造了辉煌的历史。书中还记述了尼能、实勺、洗替、洗显、策帕、耿额等远古氏族的世系,以及武色吞、武古笃、武德布、武陀尼、武濮所、卓洛举等历史人物和勾则部落。他们是彝族和一些彝语支民族的远祖。记载了他们各自的迁徙发展、盛衰兴替的情景。可以说,祖国西南地区的山山水水,都曾经留下了彝族先民脚印;祖国西南地区的漫长历史,无不浸透着彝族先民世代洒下的血汗。该书汉语名之所以定为《西南彝志》,道理就在于此。它不仅是研究彝族历史的宝贵资料,同时对研究西南地区其他一些民族,特别是彝语支的民族亦有参考价值。

此外,书中有不少章节内容广泛涉及天文、历算、语言、文字、医药、冶炼、兵器制作、生活用具制作、工艺、畜牧、狩猎、农耕等各个方面,较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社会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生活。因此,《西南彝志》被称为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有一定道理的,由此也可知该书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的价值。

《西南彝志》的编纂者是黔西北古代罗甸水西(今贵州省黔西县境内)热卧土目家的一位摩史,姓氏已无可考,人们习惯称他为“热卧摩史”。据说,他搜集了彝族历代的许多文史篇章,经过整理编纂成这部彝族历史文献。他完成此书的编纂时,年已75岁。具体成书年代不详,仅从书中记载的一些事情推测,可能在清康熙三年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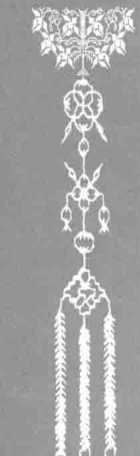
(1664)吴三桂进犯水西之后,雍正七年(1729)“改土归流”之前。此书彝文原本是贵州省大方县三元乡陈朝光家祖代收藏下来的,现在作为国家珍贵的民族历史文献保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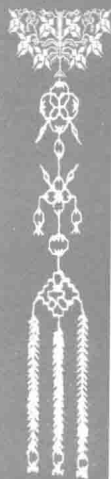
《西南彝志》的初译者,是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^①。翻译工作前后经历了30年时间和三代人的共同努力。最初是于1957~1966年间,由王兴友、罗国义两位老师译成初稿,供内部参阅,受到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广大民族文史工作者的重视,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、专家的关注。但因当时人力不足、时间仓促、条件较差,考证不够详尽,对原文的抄录和译本的刻印也有差错,存在不少问题。十年动乱期间,极“左”路线使翻译组受到冲击,机构被撤销,人员被遣散。

1977年彝文翻译组重新恢复后,王兴友、罗国义两位老师回组工作。当时计划先选编出版一本汉文版《西南彝志选》,由罗国义老师负责总编,修订彝、汉文对照部分;陈英、禄一方、王子尧、黄昌寿等同志分别负责选编各章内容意译的修订。整理出初稿后,由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领导,邀请了农村通晓彝文的彝族老布摩及省、地彝语文工作者20余人开会审稿,1982年3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《西南彝志选》在对初译稿本的重新校勘、进行修订方面做了不少努力,但因人力、物力、时间和当时历史条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,若要对这部彝族历史文献进一步深究精华,还有待广大彝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。

^① 现为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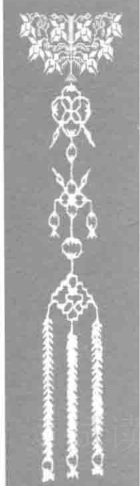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对《西南彝志》全集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工作,因人事变化而耽搁了。王兴友老师因健康原因不能继续工作,并于1984年逝世;罗国义老师应聘去中央民族学院授课,又于1986年逝世,使彝文翻译组的工作受到无可估量的损失。陈英、王子尧同志也先后应聘去贵州民族学院任教;黄昌寿、禄一方同志亦先后退休,回地方继续从事彝文古籍翻译工作。

为使《西南彝志》的修订工作继续进行,把中央“救书、救人、救学科”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,积极抢救民族古籍,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沈阳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会议,将《西南彝志》列为“七五”期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重点项目。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非常重视这项工作,加强了领导,安排了出书专款。同时通过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努力,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人员得到充实,工作条件得到改善。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对《西南彝志》的修订出版制定了计划,明确由陈长友同志主持,王仕举、王运权两位造诣较高的老同志承担具体修订工作。这次修订,既要忠实于原文,又要尊重前译者们的劳动,还要按“信、达、雅”的要求达到“精”“快”标准,难度更大,实在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。两位老同志迎难而上,认真负责,精益求精,难能可贵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,经历30多年曲折艰辛的历程,《西南彝志》这部彝文巨著终于公开出版了。我怀着愉快而激动的心情,谨向为此书的整理、修订、出版给予关心支持的单位,在工作中付出艰辛劳动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,告慰曾为此书呕心沥血的王兴



友、罗国义两位老先生在天之灵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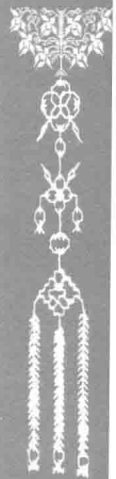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升级版，我应邀参加了审稿会，作为《西南彝志》历次整理、翻译、出版的见证老人，两位主编希望我补充说几句话。

在我看来，这次升级版有五大亮点。一是封面的精美、开本的扩展、版式的调整、用纸的提高，做到了形式美、内容精的统一；二是将1989年出版的第一本，到2015年出版的最后一本，整合为26卷7辑一次性推出，规模大、影响深，便于阅读收藏；三是从原书的散录集成，到按志书体规范为创世志、谱牒志、天文志、地理志、物产志、人文志、风俗志等七大类，便于阅读研究；四是对前版的一些重要表述做了修正，对前版的个别误译做了修改，对前版的注释做了补充，使整体内容更趋完善；五是从1985年被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列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，到申请获得国家“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”资助，这部文献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级彝族历史文化古籍出版物。

这些工作都是两个对彝族历史文化古籍“一根筋”的彝族文化人王继超、陈光明在做，他们一个业已退休，本可逸享，一个忙于单位事务，诸事缠身，但是非要知其难为而为，硬要把事做成做好，可喜可赞！

禄文斌

2018年6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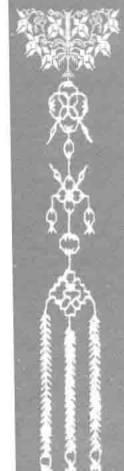


导 读

《西南彝志》被称为“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”，从文字的角度看，它传递了彝族文字使用数千年的历史时空的信息；从文献的角度看，它是卷帙浩繁的彝文典籍的典型代表。

《西南彝志》原名《哎哺啥额》，全书有30余万字（诗行体），记载的内容有哲学、古氏族谱系，以从希慕遮到水西安氏的116代父子连名谱为主线，叙述古代彝族的迁徙、发展、分支、联姻、祭祖等社会活动的历史，并叙述了滇东北、黔西北、黔中、黔西南、四川凉山等地彝族“乌蛮”“白蛮”各部的“什数君长”父子连名谱及活动史实。书中的记载与所述地域的彝族各支相对应，它的内容还涉及天文、历法、语言、文字、医药、冶炼、兵器制作、生活用具制作、工艺、畜牧、狩猎、农耕等各个方面，较全面地反映了彝族古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生活。这也正是第一次整理翻译时将它取名为《西南彝志》的原因所在。

原名《哎哺啥额》的这部国宝级文献，第一代译者将其译为《西南彝志》后，在1981年修订、1982年3月精选部分出版时，将原译本二十六卷的内容打散，并分为创世志、谱牒志、地理志、天文志、人文志、经济志等六个类别。第二代译者在整理翻译这一巨著时，以原来一至二十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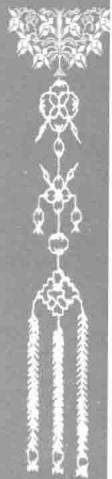


卷的顺序,又一次完整地整理翻译了全书,但已来不及考虑以志的体裁来进行分类了。有鉴于此,2013年,贵州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光明先生在策划另一部彝文古籍《彝族源流》升级版时,就力主推动《西南彝志》升级版的整理出版工作,从筹措费用到人员推荐等,一直都没有放松,直到此事走上正轨。

经过认真阅读与分析研究,我们认为此次出版《西南彝志》升级版,仍然需要将书的内容进行梳理,因为热卧摩史辑录该书时,只根据材料来源的先后顺序来录写,完全来不及对内容进行归类,以至于同一类别的内容分散在书前、书中或书后,翻译时是按辑录的顺序,而不是按内容的顺序。针对这一情况,我们认为升级版有必要沿袭1982年选本的做法做进一步科学的分类,完整地、没有遗漏地展示。根据内容与分量,这次归类时,我们将全书归为创世志、谱牒志、地理志、天文志、物产志、人文志、风俗志等七个类别。这七个类别中,地理志分量较少;创世志与人文志的区别在于,创世志偏重于创世神话与传说,人文志则偏重于自然与人文以及相关传说,又体现为人文哲学;人文志与风俗志的区别又在于,人文志多系理论的阐述,不触及具体实际,而风俗志的内容是具体实际中为各种习俗专门服务的诵词;物产志虽系经济的范畴,但表述的内容又是不完全的,至多也只有畜牧经济的内容,故而就归为物产志。

这七个类别按顺序分列在第一至七辑当中,具体排序如下:

第一辑包括《创世志(一)》《创世志(二)》《创世志



(三)》。

《创世志(一)》收入原译本第一卷中的《天象生金锁》《锁着的天地》《天象有多种》《蜘蛛牵经线团》《哎哺如锦帛》《鹤与鹰》《天地形态》《哎哺根源》《日月二象》《锁着的天象》《名君录》《舍根八十代》《哎哺宇宙根》和原译本第二十二卷中的《蜘蛛拖经线团》《论青年男女织天铺地》《九层天君长篇》《舍根八十代》，共17个篇目。

《创世志(二)》收入原译本第二卷中的《寿的根源》《天地为万象根源》《哼哈形成天象》《则咪》《守空域地域》和原译本第十三卷中的《天的形成》《兴旺的舍氏》《能人的根在天上》《天下事物概述》，共9个篇目。

《创世志(三)》收入原译本第三卷中的《天地形成的景况》《叙哎哺根源》《哎哺九十根源》，原译本第二十三卷中的《姆只洪各挖花药捕獐》，共4个篇目。

第二辑包括《创世志(三)续》《创世志(四)》《谱牒志(一)》。

《创世志(三)续》收入原译本第二十三卷中的《论播寿》《论添寿》《求寿的结果》，原译本第十二卷中的《支嘎阿鲁查天地》《支嘎阿鲁收祸根》《古笃阿武》，共6个篇目。

《创世志(四)》收入原译本第五卷中的《天地事物的形成》，原译本第十六卷中的《歌场的起源》《尼能氏歌场》《天地歌场》《确舍歌场》，原译本第二十卷中的《天降宝印》，原译本第二十四卷中的《陀尼乍密》《天上九对海》《龙与天地形态》《非母养之子》，共10个篇目。

《谱牒志(一)》收入原译本第三卷中的《哎哺九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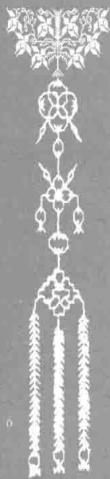
代》，原译本第十三卷中的《尼能举勃禄》《鲁朵斯里迷觉》，原译本第十七卷中的《尼能世系》《斯里世系》《斯舍世系》《策帕世系》，原译本第二十六卷中的《武侯舍纪》《尼能舍纪》《实勺》《寔铎舍纪》《苟额舍纪》，又从原译本第十二卷中的《支嘎阿鲁查天地》割出一部分，分别成为《武熨分支的支嘎阿鲁》和《赤娄阿姆谱》，再加上原译本第十一卷中的《叙武支系》《卓洛举》，共16个篇目。

第三辑包括《谱牒志(二)》《谱牒志(三)》《谱牒志(四)》。

《谱牒志(二)》由原译本第二十四卷中的《代吐博尼妥姆纪蚩》，原译本第二十一卷中的《布摩及工匠的兴起》，原译本第十七卷中的《哎哺与六祖根源》，原译本第八卷中的《六祖起源》，原译本第五卷中的《天地亲路断》，原译本第二十五卷中的《舍迁徙的地方》《叙舍氏情况》，原译本第五卷中的《乍氏史》《武氏源流》《武史拾遗》，共计10个篇目。

《谱牒志(三)》收入原译本第六卷中的《糯氏世系》《糯的迁徙》，原译本第八卷中的《叙耿恒支系》，原译本第六卷中的《耿恒世系》《恒乌蒙》《耿恒卧雅博》《恒扯勒支系的兴起》，原译本第十一卷中的《扯勒家支的后期》，共8个篇目。

《谱牒志(四)》收入原译本第八卷中的《叙布支系》，原译本第七卷中的《慕克克世系》《阿迭布家》，原译本第十七卷中的《笃慕谱系》，原译本第十一卷中的《播勒世系》，原译本第七卷中的《俄索(乌撒)家》《鲁歹家》《巨阿泰家》《娄努地的古赫家》，以及原译本第八卷中的《叙默



支系》，共 10 个篇目。

第四辑包括《谱牒志(五)》《谱牒志(六)》《地理志》及《天文志》的一部分。

《谱牒志(五)》由原译本第十一卷中的《慕齐齐十三代后裔的各家支》和原译本第九卷中的《有关德施耿俄的叙述》汇辑而成。

《谱牒志(六)》除辑入原译本第九卷中的《有关勿阿纳的叙述》和原译本第七卷中的《关于母系的叙述》外，其余都保留原译本第十卷原貌，仅在顺序上将《芒部世系》一篇向前移，共 18 个篇目。

《地理志》中的《天上各空域》《山岭为人住界线》《论山脉》三个篇目选自原译本第一卷，《查看五方片区》选自原译本第二十卷，《区外的根源》和《鲁朵外区》选自原译本第十七卷，《妥阿哲家几个片区》中的《有关嘎娄地方的叙述》《有关陇垮地方的叙述》《有关铎能地方的叙述》《有关陡堵地方的叙述》《有关俞底洛姆地方的叙述》《有关洪索地方的叙述》《有关益著地方的叙述》《有关热卧地方的叙述》，以及《六大家支疆界》中的《扯勒家的疆界》《阿哲家的疆界》《俄索家的疆界》《德家的疆界》《乌蒙家的疆界》《芒部家的疆界》等 16 个篇目选自原译本第十卷，共 22 个篇目。

《天文志》收入了原译本第四卷中的《年月的产生》《定年份月份》《霜雪的产生》《论风》《论雨》《论云》《论雷电》《论雾霭》，共 8 个篇目。

第五辑包括《天文志(续)》《物产志(一)》《物产志(二)》《物产志(三)》。



《天文志(续)》收入了原译本第四卷中的《论五行根源》《论金木水火土方位》《论四象变八卦》《宇宙四方的变化》《论日月出没》《天干的由来》《论十二属相》《论天地头尾左右》《论人体和天体》《论人的气血》,以及原译本第二十二卷中的《论日月和太极》《十天干的产生》,共12个篇目。

《物产志(一)》中的《花斑白犬》《论寻马种》《寻马根源》来源于原译本第十八卷,《骏马于俄勺》和《打开紫马尾层次》来源于原译本第二十卷,《俄索二十四匹父本马》来源于原译本第十九卷,共9个篇目。

《物产志(二)》中的《红鬃紫马》《一群好马》来源于原译本第十九卷,《论牛圈》《德施失落的牛》《天下最好的德家牛》《牛的来历》《色投的牛群》《羊的来历》《猪的来历》来源于原译本第十五卷,共9个篇目。

《物产志(三)》中的《制矛铸锅》来源于原译本第十三卷,《德歹名酒桶》《宫室九华厅》来源于原译本第十五卷,共3个篇目。

第六辑包括《人文志(一)》《人文志(二)》《人文志(三)》。

《人文志(一)》辑入原译本第二十卷中的《自然与人文之初》《鹤脚有九爪》,原译本第十三卷中的《人类源于哎哺》,原译本第七卷中的《哎哺是万物根源》《日月的传说》,原译本第二十卷中的《六要素管初生之物》,原译本第十六卷中的《论生命的两根源》《论啥额两根源》《论生命两根源》《论身体两根源》《论心明积存多》,原译本第十七卷中的《惹部的叙述》《论哎哺》《哎哺鹰之子》《尼能